

已編索引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 今日評論

第 二 卷 第 八 期

時 評

八一三週年(平)

英日談判展望(迅)

英法蘇談判快要成功(端)

調平昆明物價與房租(估)

法幣匯價問題申論

英日談判中的法幣問題

歐洲各國的軍備及戰略

年夜

陳岱孫

吳中農

錢端升

黃賢俊

國民二十八年八月三十日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 時評

## 八一三二週年

八一三是我方以實力打擊敵人的開始。八一三引起了無數可歌可泣的戰績。八一三是勝利萌芽的紀念日。我們最好就以勝利來紀念八一三。

自四月起戰事一向是我方得利。我們於三月失南昌，但南昌雖失，而敵軍不動，未能深入。四月我們反攻，各地俱有新獲，尤以豫東，東江，及湘贛一帶為甚。五月敵人圍鄂北，欲消滅我某部主力軍，我軍一度處於危險，但結果則化險為夷，反敗為勝，殺敵二萬餘人，收復失地五百餘里，造成絕大勝利，堪與台兒莊媲美。六月敵人多次在晉南橫衝直撞，想越中條山以侵陝，但始終不得一逞。七月敵人改在晉東南用兵，想越太行山東犯，結果又是白白犧牲。計兩月來敵人死亡於中條太行兩山系者，其數殆在萬五千至二萬之間。最近旬餘敵人的注意又移到桐柏山，鏖戰正在進行中，我們希望再乘一個鄂北大勝，以作八一三二週年紀念。(平)

## 英日談判展望

英日東京談判在英國退讓之後，於七月二十七日正式開始，但自八月二日起，雙方以意見不合，又入於停頓狀態。停頓的原因，簡言之有三：第一，是日本要求太奢，交出天津租界存銀及禁止法幣流通二事，牽涉到其他列強在津的利益及中國整個的幣制問題，日人要求參與租界警務及治安維持，亦根本影響到英國在租界的地位，張伯倫難善於妥協，亦決不能貿然允許。第二，是英國在英日正式談判開始的一天，突然廢止美日商約，直接目的雖在對日表示抗議，間接卻係對英妥協表示不滿，使得英國不得不更加考慮對日態度。第三，是英國輿論異常憤激，上下兩院中議員屢向張伯倫質問，指斥對日妥協的失當。各國輿論亦多不諒張伯倫所為，中國尤引為遺憾。使得這位老奸巨滑的妥協主義者不得不暫銷聲，再見機而作。

英日談判的停頓，雖然暴露了英日觀點的互異和談判前途的困難，給予我們些微安慰；但英國保守黨當局能根本放棄妥協態度呢？英日談判將就此不歡而散呢？我們莫敢斷言。觀張伯倫於八月五日在下院外交辯論會中對於議員質問的總答覆，公然謂英在遠東之處境有特殊困難，而對移交現銀，租界警務及程案四華人等問題，亦未表示釐理必爭之決心，英國沒有放棄妥協主張的覺悟，是很顯然的。

反之，就日本方面說，少壯軍人及法西斯份子雖已等得不耐煩，一方面加緊反英運動，一方面促使政府加入德意軍事同盟，但外交當局及軍事上級幹部又有所顧慮，不敢過於脅迫英國。張伯倫的委曲妥協態度，更便一得取且取）的暴日不能無動於中。所以今日（八月八日）報載，英日對天津問題，傳已商有成議，日內即將繼續談判，大概是很有可能的。

不過英國即使讓步，終是很有限的，與暴日的企望相差甚遠。「東亞新秩序」陰謀和英國在華利益根本沒有妥協的餘地，天津租界問題不過是暴日嘗試脅迫的開端，以後花樣更將層出不窮。而況少壯軍人和法西斯份子的狂妄叫囂，日本當局毫無制止的力止，英國的妥協讓步徒然白送禮物，反足以增長暴日之貪求，張伯倫的敷衍遷延政策決不是一個根本辦法。(迅)

## 英法蘇談判快要成功

自英法對歐局變更政策，決定阻止侵略國家再有侵略行動以來，候已四月有餘，英法蘇聯間磋商訂立互助協定（或其他類似的條約）之事也已經花了四個多月的功夫。英法蘇的結合為反侵略成功的必要條件，而談判乃如此拖延時日，誠令全世界酷愛和平者個個五衷焦急，煩悶萬分。但自上月蘇聯將經過情形公佈於世，使大家知道談判遲延的責任在英法方面不在蘇方後，形勢頗有進步。蘇聯的行動不啻是顯示英國；如英方再不以加大的誠意與蘇方進行談判

，則蘇方將不惜採取他種行動。這種顯示自然是使英國有戒心，因為即使蘇聯不與德國接近，而僅採孤立的態度，也足以使英法冒很大的危險。此外，希特勒之陳兵但澤，美國國會之堅持新中立法案仍須維持禁運軍火的條款，以及日本軍部之繼續對英表示輕視，皆足以使英國甘就蘇聯之範。美國前此時候大多數人的意見是願意讓英法在現款自運的條款下購買美國軍火的，但以英國本身與蘇聯訂結反侵略協定為條件。這個條件無非表示美國人對張伯倫對抗侵略的決心不甚放心。張伯倫既然有此決心，而歐洲局勢又不能讓他隨蘇聯而失美人的好感，則他除進一步地與蘇聯接近外，實在沒有他法。

由於上述種種理由，英法蘇間的談判最近乃得一帆風順。現在關於三國訂立反侵略互助協定事，大體上已無問題；三國參謀上的談話最近即可在莫斯科舉行；英國下院中反對黨質問之聲及証實政府缺乏誠意之聲也已減少；雖則協定的正式成立尚有若干時日。

依常理言，英法蘇協定成立後，反侵略集團將擁有絕大的優勢，侵略集團應該不致發動戰事。但侵略者俱是瘋狂的，不易以常理測度的。希特勒對但澤幾乎已有騎虎難下之勢，他是否可以屈服於強力之前，而放棄他對於但澤及波蘭的野心，殆尚須一兩月方能判明。同時，如果東方的瘋犬此時竟加入德意軍事同盟，則益可證明侵略集團有發瘋的趨勢，而戰事的可能性也益大。德國如不想戰，他絕無容讓日本加入同盟，以激起英法蘇及美國對德意生更大的憎惡及畏懼的道理。因此，最近將來的歐局實在仍十分險惡，戰事爆發的可能也未消滅。正在抗日的我國倒不可不對於整個局勢時刻加以注意。（續）

### 調平昆明物價與房租

現在在昆明的生活費比在國內任何其他地方的都高，是一個有數字可證的事實。米在昆明買三十元一石，在上海最高只二十元，在重慶不過十幾元。豬肉一斤在昆明買一元，豬油一斤一元八角，火柴一盒一角。這些都是從前和現在其他各地所未見的價格。除了少數人有其發橫財之道者外，昆明和附近的

幾十萬人大多數是靠勞力或勞心得正規收入，是靠工資和薪水過活的。這種——今天比昨天高，明天比今天不知道要漲多少的——物價飛騰的情形對於低收入勞動者和中級收入的各界人們所加的生活上的壓迫可以說已成了——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這種情形的必需改善是很明顯的。改善必需由政府來主持，亦是很明顯的。辦法必需徹底，實行必須認真，才能收到效果。中央早已定出平衡物價的方案，調整物價委員會亦已成立，而過去實際上所做到的不能不說是沒有多大成功，只有公米這幾個月來還能在原定的標準買到，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價格這幾個月來最少漲了一二倍。

七月廿一日雲南省政府決議認真調平昆明的物價和房租，規定了具體的辦法。房租方面，由昆明市政府把市內房屋價值重估，租金最高不得過房價一月息一分二厘（亦即月租不得過房價百分之二）。若超過此數，在此次公佈以前的，一律提歸公用，在公佈以後者，即嚴令取締。這個已由省政府決議的辦法是個徹底和公允的維持民生的辦法。市政府在執行這辦法的時候，必需有好準備，好制度，和好組織，以求其實施的普遍和迅速。更要緊的是對於那些不明大義希圖違令或用各種方法來阻礙法令執行的房主，必須有勇氣的予以取締。同時各租客須能有地方可以去查明他們所租住的房屋估價到底是多少，應付房租到底又是多少。

物價方面，省府所決定的辦法是：由物價調整委員會召集某商會各同業公會和其他有關機關對人民日用必需品別依照合理的利潤決定其價格，由商家標明出賣，不得隨意抬高。在這非常時期，平時的供求調整失去大部作用，引起屯積高抬等等的操縱行為，所以物價必須由政府來調整，對操縱必須加以取締。在實行現在所決定的辦法上，特別須注意到的是對於標明的物價，審核必須認真，物品成本不得任其虛報，商人售貨不得任其在虛報和品質方面取巧欺詐。

我們看見報上所載省府調平房租物價的決議，知道省府這次抱有很大的決心，辦法亦定得清楚和適當，負責實行這些辦法的市府當局想必能認真推動。我們希望昆明的市民不久都能受到政府這些措施所能給予的利益。（信）

## 法幣匯價問題申論

陳岱孫

我在六月二十五日出版之「今日評論」第二卷第一期「法幣匯價問題」一文中，對於六月七日以前法幣匯價變動的情形，有一個很粗淺的分析，並建議幾個我以為政府可以考慮的政策。六月七日之後，一直到七月十八日，上海外匯公開市場的匯率盤旋於六便士半左右，沒有甚麼很大的變動。到七月十八日，維持匯市的力量又再度消失；匯價也便從六便士半繼續下跌。匯市的不定，很深刻的，反映及于國內經濟的狀況，造成物價狂漲，金融急迫，人心不安的現象。政府中樞，對此問題，自然是特別關心；國內專家亦多有論列。茲擬就前文餘意，加以申論。

在前文中，我主張（一）淪陷區與非淪陷區的外匯應嚴格完全分立；（二）在淪陷區內，外匯基金應維持匯率，以左右淪陷區內的國際收支均衡；（三）在非淪陷區內，政府可以統制進出口貿易以左右外匯的供求。簡單的說，便是造成兩個獨立的外匯市場。淪陷區的匯市（事實上，就是上海的匯市）由淪陷區外匯的供給來維持；非淪陷區的匯市，由非淪陷區外匯的供給，和政府的力量來維持。淪陷區的外匯基金可以有，不過淪陷區的匯率應以市面本來供求的相應，以達于一個天然的水準為原則，外匯基金的運用，不但宜拘泥于維持一個長期的匯率，而應以主動的地位操縱匯率，以減少短期及季候的變動，而終達長期的自給自足為目的。非淪陷區的匯率，既與上海分立，應有一個獨立的政策，鼓勵出口，限制進口，以貿易統制的方式維持或左右這一個匯市，比較起來，不是頂難的事。而初步鼓勵出口的法，便是放棄已經無足重輕的十四便士的舊法價。

財政部七月二日三日公布兩項辦法。一項是關於匯價的，另一項是關於貿易的。關於匯價，政府仍留舊法價之名，而完全放棄其實。出口商人，雖仍須結售外匯于政府銀行，而政府銀行于購買此項外匯時，除付與出口商

以舊法價外，復補足以舊法價與自由市場匯價的差數。進口商人，于向政府銀行購買外匯時，也得于舊法價外，加補以法價與自由市場匯價的差數。關於貿易，統制的辦法是禁止一部分商品的輸入。是項商品大致是（一）非抗戰建國及人生日用所切需者；（二）本國內有代替品者；（三）多由敵國產製輸入時容易冒牌傾銷者。這兩項辦法與我前文中第（三）項的建議——放棄舊法價，以統制後方進出口貿易的方式左右後方對外的匯率頗為相同。固然禁止的明令，在字面上，是通行全國的，而事實上，淪陷區的海關不能嚴格執行，則其效果也就等于禁止是項物品輸入後方。這總算於對於後方外匯問題，有一個初步的辦法，繼此的步驟如何似乎我們政府還沒有何種具體的決定。

至于淪陷區內匯價維持與否一事，政府沒有明文規定。然而從七月二十四日蔣委員長在國府聯合紀念週中報告推測，似乎放棄維持政策是政府中樞意旨的傾向。本來，主張維持淪陷區匯率者的主要理由是怕外匯狂跌影響及于國內物價與政府的信用。我在前文中也提過「傳統的習慣匯率造成一個玄妙的地位，匯率的穩定似乎已成爲一個國家經濟能力的晴雨表……其實，一個國家經濟崩潰，信用破產，當然會反映及于貨幣對外的價值。然而翻過來，一個國家對外匯價的跌落，不一定就是經濟崩潰，信用破產的徵象。簡單的說，外匯的漲落與國內經濟的盛衰有可能的，而沒有必然的關係」。關於這一點，吳半農先生在「匯價變動與法幣前途」（雲南日報七月二十五日專論）一文中講的很透徹。吳先生說「在實行管理通貨制國家，貨幣的對外和對內價值是建築在兩種不同的基礎上，而絕對可以分離的。法幣的對外價值直接是指對於外國貨幣的兌換率而言，間接是指對於外國貨物的購買力而言。這個比率歸根到底是要靠我國的國際收支之平衡來維持的……」這

個比率的「變動對於法幣對內的價值，除了心理作用之外，不應有其他影響。因爲法幣的對內價值是指它對於本國貨品的購買力而言，而法幣對於本國的購買力並不決定於對外匯價，而決定於法幣發行額對國內商品的交易量的比率。」在理論上，吳先生的分析當然很對。然而「心理作用」一事也是不能一概抹殺。儘管這個「心理作用」是很不正確的觀念，而其影響還是可以很深刻的。所以如何在不繼續無限制的供給淪陷區以外匯，以維持一個固定的高率原則之下，還可以不影響及於法幣對內的信用，便是決定淪陷區外匯如何維持與否以後的一個主要問題。有人主張就非淪陷區中的措施，穩定法幣對內的信用。這一點留待下文再論。此處我們只就淪陷區着眼。過去數月匯價是藉外匯平衡基金來維持。外匯基金，我們無妨承認，是英國支持中國法幣政策的產物。英國支持中國法幣政策內中的理由是甚麼，我們一時可無容深求。如果英國從今起，果然放棄前此的政策，我們自己恐怕沒有這能力，則我們也只可實迫處此整個的放棄淪陷區的匯市，而集中力量於非淪陷區的匯市與幣價的統制與維持。然若英日談判之結果並不完全如日人所希望，英商仍願繼續借款維持法幣的匯價，（日來倫敦來消息頗有證明此舉之可能，甚至有英美法聯合維持我國匯價的風傳），我們對於英國此舉是接受呢，還是拒絕呢？在自力更生原則之下，我們一切事自然要力求諸己。然而與國還是重要的。英國如果有這個意思，我以爲我們不妨接受。善用之，淪陷區匯市的穩定，對於非淪陷區市場的信用，未嘗不可有若干的幫助，而未必一定要消耗巨量的基金。這就是我在前文中所說，在淪陷區內，「外匯基金應該以主動的地位操縱匯率，而不要被動的，爲匯率所害脅」，以操縱匯率的方式左右區內的國際收支均衡。這當然也還是一個嘗試。有一個雄厚的基金爲後盾，以安定資本逃亡者的心；由主動的地位壓低匯率以減少貿易入超的吸取；縮少淪陷區法幣的流通，限制非貿易所必需的大宗提款以削減敵僑的剝奪。這些辦法見效如何，固有待於事實的證明，而未嘗不可以一試。

至於非淪陷區內の方策，政府更應該有一個全盤的計劃與齊整的步驟。

財政部七月二三兩日，對於結售及禁止一部商品的辦法，只可算爲一個初步。而一切計劃的提前提似乎仍是把非淪陷區的匯市與淪陷區的匯市完全分立。谷春帆先生在「英日談判與法幣匯價」（中央日報八月二日專論）一文中說後方匯率一向來因歷史關係，亦隨上海進退。以後工作當努力建後方之匯市，使後方貿易及人士之需得外匯者可得充分之供給，有相當穩定之價格。……當此上海市價混亂，後方匯價搖動之際似宜宣布後方穩定之匯價，努力維持，使信用昭著一脫離淪陷區之羈絆。這個意見是很正確。除非淪陷區與後方的匯市完全分開，淪陷區匯市一有變動後方的匯市當然隨之漲落。心理一個因素既不容易消除，則匯市的變動一定會影響及法幣對內的信用。後方匯市獨立後，一方面，避免以後方實力維持淪陷區的匯市，另一方面，不必隨淪陷區匯率變動而漲落。法幣在後方，既然有一個新維繫的中心，人心當不至因上海匯市變化而驟然緊張。這便是上文所說後方匯市爲此後一切政策的前提。

淪陷區與後方匯市分開之後，後方的匯市應該如何維持呢？我們以爲可以統制後方貿易爲主，以統制後方外匯爲附的方法來辦理。就過去一年來後方對國外貿易情形來說，我們一向有一個出超。所以後方出口所得外匯的供給實在超過于進口所需外匯的要求。然而貿易如果沒有統制，出超未必一定靠得住。並且如果兩區匯市分開的結果，後方的匯率較高于淪陷區的匯率，則後方出口貨可以先做轉口，運往上海，再由上海出口，于是所得之外匯便可在上海以優價出售。而進口商人也可以較有利的價格，在後方購取外匯，以購買名義上爲供給後方之外貨，而實際上以之轉口往上海，以較高之價賣出。如此則後方之匯市又將受淪陷區之侵耗，出入或反不相抵。貿易統制之後，進出口貨的種類，手續，結匯都得經主管機關的審核批准。在貿易這一門，我們無處不慮外匯有供不應求，以致影響及于維持此新匯市的資金。如果後方的生產能在最近期間加強，不必需的外貨能嚴格的減少，我們還可以把節省下來的外匯購買政府所必需的物品。這是在以貿易統制維持匯市以上的希望。

在統制貿易以外，再附以外匯統制，我們可以有一個新的法定或半法定的匯率。這個匯率是穩定的，可是不一定是固定的。或許我們可以參照上海市價的行情定一個後方匯率。這個匯率可以略高于上海現在的匯率。照上文統制貿易的做法，這個匯率，我們應該無問題的可以維持。有這個較高後方匯率的暗示，再加上上海淪陷區內外匯基金的後盾（如果我們因為種種關係，還要恢復淪陷區內的外匯基金），淪陷區內的匯率也未嘗不可因之而得一個鼓勵，而減殺其跌勢（兩個月上海匯市之突變，雖然入超與敵人套取是兩個大原因，而資金之逃避恐怕也是一個極大的刀道。後方法幣匯價的穩定對於淪陷區法幣的信用也可以發生良好的影響。則資金之逃亡也可少殺）。翻過來，淪陷區匯率跌風減殺也可使後方新匯率更顯其為自然。這種相依為用的利益未必完全是一個空洞的夢想。

此外，我們還要防後方資金的逃避與敵偽及其他投機分子假道上海的套取。後方資金逃避的防禦較為容易，凡正當進口貿易以外，其他外匯的請求，都應經主管機關嚴格的審核。正當的請求自然儘量供給。有逃避嫌疑者，

## 英日談判中的法幣問題

法幣問題是這次英日談判的中心問題之一。當六月十四日敵軍開始封鎖天津租界的時候，駐津日軍司令會發出佈告，臚列英方五大罪狀，其中第二項即為「支持中國法幣，妨礙一聯合銀行一鈔券之流通。」七月十五日，東京談判開始。「日本泰晤士」報揭載日本對於天津地方事件及其「相關事宜」的要求五項，就中除第一、第五兩項係要求英方交出「犯人」，及與偽政府合作嚴格管理一切違反該政府政策之機關，出版及言論外，其餘三項均與法幣有關，即第二項要求英國與北平偽政府在經濟政策上合作，尤其是關於鈔流通一層，第三項要求交出我政府在英法租界所存的白銀，第四項要求英方與偽政府共同管理租界內的銀錢業，交換業及商業機關。談判開始後的

一律不予批准。貿易既經統制，後方的黑市不會發展。資金逃避的途徑實在狹窄得很。至于上海方面套取可以有二途。一途是由上海直接匯銀後方，再以此在後方請求外匯。另一途便是利用上海與後方實際貿易的差額。後方對上海實際貿易一面是人超的。這入超的款項便可以以之在後方購買外匯。這個漏洞也就可用貿易統制來堵塞。我們不必審問請求外匯款項的來源是香上海；我們可以審核它的用途。如果所做的進口貨不是供給後方，或其用途與後方無干者，可以照章不准。如此則匯兌可以無須限制，而上海與內地實際的套取當可不至發生。

最後，為維持一個健全的后方市場，後方的金融機構不加以改善與調整。過去期間滬市的維持是寄託于外人銀行，而香港是溝通上海與後方的樞紐。現在我們要強調我們統御的力量！我們應該在後方建設成一個健全的外匯機關。後方與淪陷區不同。我們可以無需外人銀行的牽掣。而後方貿易與匯市管理的集中與統一尤其是主要的條件。最後報載中交各行的總行有自港遷入內地的消息，我們希望這是正確步驟的開端。

吳半農

第四日（即七月十八日），匯豐銀行突然在滬停售外匯，引起我國金融及商業市場空前的混亂狀態。七月二十四日，英相張伯倫在下院宣讀其對日屈膝的「英日初步協定」，在大英帝國的遠東外交史上寫上了最可恥的一頁。同月二十六日，美國國務卿赫爾突然宣告廢止美日商約，使世界視聽為之一變，進行中的東京談判亦受到了嚴重的影響。次日，日方代表在圓桌會議席上提出「中國法幣繼續在租界內流通，實為造成華北經濟狀態不安之原因，英國應根據克萊琪有田協定之精神，禁止法幣在天津英租界內流通。」英方代表即堅決反對，謂「英政府之政策為支持中國法幣，英國承認中國國民政府為中國合法政府，自不能禁止法幣在英租界之流通。」最近數日，英日

談判似仍停滯於天津租界存銀和法幣流通等金融問題的爭執上。

最近國際局勢千變萬化。這些變化固足以影響英國的遠東外交政策，而以現實主義為出發點的短視的英國外交政策也足以激起國際局勢的新的變化。在這種複雜的形勢中，東京談判將以何種姿態而結束，法幣問題在這談判中將會得到何種結果，我們實不能預測，也不必預測。我們當前的任務，除了督促英國政府立刻停止在東京談判外，最重要的應以這次英日初步協定為教訓，對於我國今後的金融政策，重新審判，徹底改變，務須在原則上做到獨立自主，不遷就外力，不斷損國力，不為敵僞所利用的地步。我國幣制，自民國二十四年改革以來，得力於英國之協助者特多。戰事發動後，在華英商銀行，進出口行商及租界當局，對於維持淪陷區法幣及打擊敵僞鈔票，更盡了很大的責任。這些都是事實。但正因為如此，我國的戰時貨幣政策遂於無形中形成了依賴和遷就英國的傾向。

拿過去的情形來說，滬戰發動後，政府即應立刻統制外匯和進出口貿易。但事實上，財政部到了去年三月十二日才頒布外匯統制的命令，而統制的辦法又極不徹底。施行的初期，中央銀行每週依照法定匯率供給外匯約達四十餘萬鎊，就中絕大多數固為英商銀行所獲得，而日籍銀行居然也列於請求名單之列，而且居然也能分得一部分（根據英文「金融商業報」，去年三月二十四日，日籍銀行請求三十萬鎊，中央銀行核准一萬五千鎊；四月一日，請求三十萬鎊，核准三萬鎊）。政府如此遷就，匯豐銀行仍認為不滿，乃實行廢止「紳士協定」，自行買賣外匯，造成上海的外匯暗市。自去年八月中旬以後，暗市匯率穩定於八辨士之上；從此上海的暗市變成了法幣對外的公開市場，匯豐銀行代替了中央銀行在這一公開市場上無限制地供給外匯。所謂「外匯統制」，所謂「法定匯率」遂成了沒有內容的名詞。到了今年三月十日，中英匯兌平準基金會成立，政府和匯豐銀行更進而公開維持上海的一暗市。今年六月七日，平準基金會雖一度在遷停售外匯，但不久又在六辨士半的新的水準上繼續作無統制的供給。進口貿易統制亦遲至今年七月

一日才開始施行；而統制的項目還不够嚴密，實施的範圍亦只能局限於敵僞權力所能到達的各國。直至這次英日談判開始，維持上海一暗市一的政策才被迫放棄。

政府以無限制供給外匯的方式維持淪陷區法幣的對外匯價，這在國際收支的逆勢還不十分嚴重，敵人在淪陷區的經濟侵略還不十分積極，敵僞軍法幣的能力還不十分強大的去年，自然尚能勉強支持。但自今年一月以來，淪陷區的客觀形勢已經起了本質的變化。今年頭五個月，全國貿易入超約達二千三百萬鎊，上海一埠的入超約達一千萬鎊。這種鉅大的差額實已超出敵僞基金所能維持的範圍。造成今年入超的嚴重情勢的主要原因，第一是大量日貨的傾銷，第二是在華日廠及在敵僞統制下的「國貨工廠」所需原料之大量輸入，第三是敵僞軍所需的一部分軍用品之大量銷耗。拿上海的情形來說，近數月來，不但江南一帶的日廠和敵僞軍所需的物資係由上海進口，而且華北各日廠的原料亦漸仰給上海，甚至連日本國內的製造工廠亦有到上海購辦洋貨運日者。而輸出方面，華北的重要出口貨物固已被統制，長江一帶的鐵砂、棉花、等重要產品亦被統制運走。這類的輸出不但不能產生外匯，而且使國內的需要反而不得不仰給外洋。目前上海的外棉輸入達到了驚人數量，便是顯例。又敵方走私進口的仇貨為數亦鉅。這個數字還沒有列入海關報告中。這是從貿易方面說。其次，自去年五月三日英日海關協定後，淪陷區的鉅額關稅收入已入敵手；上海、無錫、天津、青島、等地的工廠陸續復工後，敵僞的統稅收入又已漸復舊觀。其他稅收，如鹽稅、印花稅、等亦均逐漸恢復戰前的狀況。這些變化實已使敵僞獲得法幣的力量大為增加。至於敵人發行偽鈔和軍用票以調換法幣，還其餘事。就南京偽政府的收入來說，最近每月的關稅收入已達一千萬元以上，統稅收入已達五百萬元以上，此外尚有鹽稅、印花稅、等收入。但偽政府的開支每月僅達三百五十萬元。隨着敵人獲得法幣的能力的增加，上海外匯市場的壓力亦必加重，這是不言而喻的。在這種形勢下，我方仍然在毫無限制供給外匯，不特浪費資金，而

損國力，而且幫助了敵人的經濟侵略，替敵人做了內應。蔣委員長在七月二十四日的中樞紀念週上對這問題曾經作過極正確的分析。他說：「過去在上海辦理外匯的辦法，不但於我們中國商人沒有利益，而且徒然替敵僑維持其金融生命。這個辦法，如不改變，不但減少我們抗戰力量，實在無異給敵僑以操縱之柄，來摧毀我們抗戰經濟的基礎」。這幾句話是最透澈不過了。

蔣委員長是一向來就不主張無底止的供給外匯，以妨礙戰時的金融的。財政當局對於這種政策的不智也並非完全不明瞭。然而，截至今年七月十八日截止，財政部一直是在淪陷區無限制供給外匯奉為國策而不以為怪。這到底是什麼道理呢？我想，主要的原因就是依賴外力和遷移就外力的心理在那里作祟。爲找旁證，這里不妨用財政部孔部長於去年底在「中國經濟學社」所說的一段話。他說：「去年蘆溝橋事變發生時，兄弟適在國外，當時就恐怕戰事延長，金融發生變故，想用統制的方式，避免資金逃避。但各私立銀行爲本身利益計，不贊成此議。後來東南戰事趨緊張，京滬滬杭相繼不守，大批資金外流。財政部覺得長此下去，決非辦法。於是決心統制外匯。兄弟當時已經回國，就親到香港，召集關係各方會議，而許多人仍持反對態度，主張與外國銀行商訂合作辦法，維持外匯。終以衆議難却，就從從大多數人的主張，與外國銀行商訂合作辦法。但結果仍是有大量的資金外流，最後乃不得不出於統制一途。財政部在三月十二日遂下令統制。但對於統制辦法，大家意見又不一致，兄弟當時所提出的辦法，本來比較澈底，但大家認爲窒礙太多，不易實行，又集合了英美商團二三十人商酌的結果，遂決定用現行的辦法。到現在又有許多人認爲不澈底，有流弊。兄弟也並不否認。實則兄弟早已預料及此，可是自己的辦法沒有得到大家的同情，未能付諸實施，現在也只好設法補救於事後。」又如關於統制進口貨物，財政部發言人於今年七月二日對公佈非常時期禁止進口物品辦法發表談話時，也稱財政部早就「擬具禁止限制特許之管理進口方案，呈請核定；以種種原因，管理進口方案未能獲准實施。嗣於上年三月實行管理外匯時，復擬提出管理進口方

案，擇定若干種類奢侈品及半奢侈品，擬予分別禁限入口，其爲抗戰建設及日用必需之品，則准由政府銀行照法價售與外匯。復因外界橫生疑阻，未能付諸實行。一我國過去的外匯政策之遷就外力，從這兩段談話中，當不難窺見一斑。

經過這次「英日初步協定」的教訓後，我們應痛切覺悟過去的政策之非計。我們今後一方面要時刻警惕，英國對我的經濟援助（如果目前還沒有停止的話）隨時有停止的可能。另一方面，我更應切實認識目前淪陷區外匯問題的真實性質。說句老實話，在目前的形勢下，維持淪陷區法幣的外匯價值，與其說是爲了支持我國的戰時金融，無寧說是爲了支持第三國對淪陷區的貿易。拿過去維持上海匯市的經驗來說，我方所得不過是外交上，政治上和人民心理上的短期間的良好影響而已，而國力的虧損業已不貲。我方付出這樣高的代價，如果獲得實利的是第三國，則至少尙不違背友邦幫助我們維持上海匯市的本意。但實際上，各友邦雖然因此維持了一部分貿易，而得益最多的却還不是英國而正是我們的敵人——日本。政府向外國借款，來代第三國維持對淪陷區的貿易，已屬不智；現在事實上還是幫助了敵人對我的軍事和經濟侵略，則更爲不智。這還是華中的情形。至於華北方面，目前所謂「法幣問題」則更已失却了原來的性質和意義。「七七」事變以前，華北法幣的數量約在三萬三千八百萬元左右，就中兩方地名券約占四千五百萬元，北方地名券約占二萬九千三百萬元。事變發生後，資金南下者頗多。以後經過敵偽的種種高壓和排擠（最重要的，如自去年六月十日起禁止兩方券流通；自八月八日起對北方券貶價一折；自今年一月三日起再貶三折；自三月十日起禁止北方券流通，同時並積極統制華北出口外匯），華北法幣的價值愈壓愈高，但其流通數量和範圍已遞減少到極小的程度了。依據今年四月間的估計，天津租界和北平東交民巷所有的法幣已不足五千萬元，就中在市場流通的還不及二千五百萬元，其餘半數則存在中交及外行庫中。租界和游擊區以外已不見法幣流通。最近華北法幣流到上海者僅數頭鉅。故目前天津租



界的法幣流通額當已減少。取法幣之地位而代之者自然是偽「關銀券」。根據去年年底偽「聯合準備銀行」的營業報告，偽鈔的發行額。即已達到一萬六千二百萬元。天津租界原不許偽鈔行使；但經過去年九月敵偽包圍租界後，英法租界當局亦已接受敵偽的要求，自去年十二月一日起允許偽鈔在租界內與法幣並行使。故實際上，華北的法幣已漸失去「通貨」的意義，其主要功用不過是作為商人取得外匯的媒介，以便利第三國對華北的貿易而已。這一客觀形勢的演變是值得國人深切認識的。因為只有看清了這個演變，才能正確地理解目前英日談判中的所謂「法幣流通問題」。

還有一點，我們亦應認清，即華北向偽貿易入超區域，抗戰以來，這一

## 歐洲各國的軍備及戰略

歐洲最近期內如發生大戰，兩方的軍力如何，及戰略又如何，不特可以決定戰後的勝負，而且也可以決定這戰爭本身的發生與不發生。現在歐洲的國家，有一部分是自稱為「無有」而更進而為「有的一這一部分國家當然願作一戰。另有一部分國家是被稱為「有的一的國家，他們為保全其「有」的地位起見，也不惜於一戰。但這兩組的國家，雖則一願作戰而又一不惜一戰，戰爭的爆發與否與何時爆發，則仍須看「無」的國家方面有否作戰勝利的把握。如果沒有把握，他們不敢戰；他們不發動戰爭，「有」的國家方面當然不會發動戰爭。

要估計兩方的軍力，我們須遇到種種困難。第一個困難即是兩方究將包含多少國家。就現時情形而言，英法方面當有英法波羅希土六國，而德意方面當有德意匈西四國。蘇聯可以加入英法，但日本等又可加入德意。這尚是日後之事，暫且不說。

如果我們假定戰事爆發之始，英法等六國與德意等四國交戰，則軍力如何呢？

部分的對外負擔一向壓在上海的匯市身上。自今年三月十日，敵偽統制華北的重要出口貿易後，出口外匯的百分之六十已為敵偽所擄去，因之華北對於上海匯市的壓力更趨嚴重。自今年七月十七日起，敵偽業已實行統制華北的全部出口外匯。此後華北法幣對外價值之維持更將成為困難的問題。

這幾天內，英國繼續支持法幣的聲浪甚囂塵上，中英法幣借款談判似乎亦正在積極進行中。我們歡迎國際援助，而且需要國際援助。但是我們決不能依賴外助，更不能遷就外助。我們應當看認目前的客觀形勢，堅持自己的立場，確定主動的金融政策，以爭取外援，而決不能為外力所利用。這是值得政府和國人深切注意的。

錢端升

就海陸空三軍而言，海軍實力的比較最判明，而對於戰爭初期的影響較少；空軍實力的比較最不明，而對於戰爭初期的影響最大；陸軍的數量與能力的表現缺乏一定的關係，故實力的估計最困難，然而陸軍最是重要，因為陸軍將為決定下次歐戰勝負的主要因素。

就海軍的總噸數而言，英約二百零六萬噸，法約七十八萬噸，其餘四國合約十萬至二十萬噸六國共約三百萬噸。德約五十萬噸，意約六十八萬噸，西約二十五萬噸，四國共約百四十萬噸。兩方對比為二於一。如就戰艦之數而言，則英十五，法八，而意僅有四，兩方勢力更如霄壤。如依現在造艦程序言，至一九四一年底意可有戰艦八，德可有五，法可有十二，英則至一九四二年底可有二十五，德意方面仍難與英法為敵因為英法方面力優越，所以英法海軍即兼顧歐洲以外的領地及利益後，仍可應付德意而綽綽有餘。

在這裏，德國的造艦政策也值得一說。德國實力既遠不如英法，他似應繼續從前只造袖珍巡艦及潛艇的政策，而不應虛糜鉅資於巨型戰艦，如前月開始興建的「德不茲」一類戰艦。袖珍巡艦有速度，與巨數的潛艇聯合起來

可以防守北海，破壞英法的封鎖。然而德國近已決定建造五隻大戰艦，揣其意好像德國最近不預備對英作防守戰，而希望與英法在日後角逐於大洋四海似的。究竟這種造艦的政策與國策有何關係，我們也不敢肯定的說。就過去而言，德國的海軍政策不特具有深謀遠算。或許我們不必求從現在的海軍政策中看出什麼線索來。

空軍的實數最難知道。歐戰後法國首佔首位，以後蘇聯佔首位，自去年起大家多說德國佔首位。究竟某一國在某一個時候有多少完好的第一線機，恐怕除了該一個國家的少數當局外，沒有一個人能確知。下述的數字殆為最大可能的數字：即德國現有第一線機四千，預備機（強勉可用而不甚佳者）四千；意大利第一線機二千四百，預備機六百；西班牙第一線機三百，預備機三百；匈牙利第一線機一百，四國共第一線機六千八百，預備機四千九百。英國現有第一線機三千，預備機一千三百；法國第一線機二千六百；波蘭第一線機九百，預備機四百；羅馬尼亞第一線機一千，預備機二百。六國合計第一線機六千九百，預備機一千九百。換一句話，兩方面第一線機相若，但連預備機在內則成四與三之比，德意方面佔優勢。

飛機的補充力亦應計算在比較之內。就現時的能而言，德國每月可出一千架，意國三百，西班牙五十；四國方面共一千三百五十。英國一千，法國二百，波蘭五〇；六國方面共一千二百五十。兩者頗接近。日後則英法方面，一因工業統制的成功，再因美國的協助，出產力當更可增加。

關於數量，許多人對於德國機數有許多傳說。去年慕尼黑的時候，依爾最大數的傳說，德國當時已有第一線及預備機一萬，此刻當有萬五六千。這個數目我不敢置信。飛機是日新月異的東西。一個國家除非預定於某月日發動戰事，所以要在某月日以前製成若干架的飛機，他決無盡量製成鉅數飛機，讓坐令過時作廢，徒耗材料之理。德國是原料貧乏的國家，他更無虛耗材料以自欺。我有最大數飛機之理，除非他已定了作戰日期。這既不是事實，我們因此敢說德國有多少多少，飛機者僅是宣傳，而其實際當不過八千。

如果兩方面空軍的數目不易知，則質更不易知。德國的飛機員與機之本身半因二十年來德國民航的發展，再因近四五年的悉心訓練，是享有極大的盛名的。但據多數專家的意見，英國空軍——人及機——的作戰能力殆仍在各國之上，而德意法的則相差無多。故就空軍的質而言，兩方當無大差別。

陸軍方面，先就第一線軍隊而言，德有步兵（各國步兵師均有砲工等員的配置）四十九師，騎兵五師，裝甲兵四師，意有步兵四十六師，騎兵三師，西有步兵二十一師，騎兵一師，裝甲兵一師；匈有步兵七師，騎兵一師；四國合步兵一二四師，騎兵十師，裝甲兵五師，總共一百三十八師。英法等國方面，英有步兵八師，騎兵一師，裝甲兵二師；法有步兵四十二師，騎兵四師，裝甲兵二師，波蘭有步兵三十師，騎兵五師，裝甲兵一師；羅馬尼亞有步兵二十四師，騎兵三師；希有步兵十三師，騎兵一師，土有步兵二十二師，騎兵一師。六國合共步兵一百三十二師，騎兵十七師，裝甲兵五師，總共一百五十四師。

更就預備軍而言，德有約五十師，意三十五師，西匈約十七師。四國合約一百〇二師。英十二師，法四十師，波三十師，羅二十二師，希十二師，土十八師。六國合共一百三十二師。

以上所舉各國陸軍均以師為單位。師的編制各國互有異同，但為概括計，我們不妨以一萬五千人為師的平均人數。故以師為單位，其比較容或比人數的比較為準確。

至就未經編制，而有軍調的人員而言，則德有約一百五十萬人，意有約四百萬人，西匈約二百萬人。四國合計約七百五十萬人。英有約五十萬人，法有五百萬人，波有百七十五萬人，羅有百五十萬人，希有百萬人，土有百五十萬人。六國合計約有一千一百二十五萬人。我們如以一師平均一萬五千人計算，則德意四國可執兵及已執兵的總數約一千一百萬人，六國方面約一千五百五十四萬人。

由上可見德意方面的陸軍決不能在英法等國之上。

就陸軍的質量而言，我們似應注重德意法波四國，因為他們是大陸軍國。在這四國中，無疑地法國的陸軍最優，無論在兵士的戰鬥，將校的指揮力，或在輕重兵器的配備方面。德國舊日的國防軍的質地甚優，但數年前的十萬國防軍今已擴成百餘萬的常備軍及預備軍，將士的經驗訓練俱不充分，而裝甲部隊更是未經試驗，缺點甚多。意大利及波蘭的陸軍向不為法德所重視，但波蘭騎兵的戰鬥力是不容輕視的。所以就質而論，德意集團也絕無把握可以勝過英法集團。

以上是兩方軍力的比較。軍力是靜止的不是動態的。軍力上佔優勢不一定就能戰勝。勝負多半視軍力的大小，但有時優良的戰略也足以使較弱的一方取得勝利，所以我們更須考慮到兩方可能的戰略。

在戰略方面，德意方面有兩個的便宜。第一是德意合起來可以指揮鉅數的佔優勢的陸空軍，而英法等方面，則難於陸軍者，屬於空軍；空軍較強者，陸軍又較弱，指揮權不免要相形見分散。英法，英法波，及英土間的參謀談話，其目的在減低分散，增加結合的程度，但至今尚不能如德意結合的嚴密。第二與第一有關。這即是德意是一個集結的面積，用兵方便，而英法等六國則是分離的許多地域，調度上便增加許多困難。

在大，開始的起先幾個月，海軍的作用必定不甚大。英法方面的優勢只能用於保護英法兩帝國的交通路線，並封鎖德意的海岸。這樣，在若干時後固然可以促成德意的原料食糧缺乏及經濟崩潰，但在初期恐難生多少有利於英法的效力。北海方面的形勢大概將如歐戰時的情形，即德國主力艦隊居不出用潛艇戰略以妨害英法在北海及大西洋兼法西兩國一帶的海上交通。但英法與德國間海軍力量的差別既大於歐戰時，則德之不能成功，固無待言。在地中海英法本可在短時期內解決意之海軍，但意之海空軍必定合作，故英法是否即能解決意之海軍尚須視英法空軍的力量如何。此外，意的潛艇固然也可以給予英法相當關心，但嚴重性也不會太大。總結起來，海軍在戰爭的

初期對勝負不會發生多大影響。

關於空軍的戰略，在兩三年前，頗有人主張用突擊猛擊的策略，將敵國要點擊毀甚或佔據，並將敵國人心擾亂，以達到速攻速勝的目的。但中國及西班牙的戰事似乎已證明了這種策略之不足恃。而且空防技術的增進，與兩方空軍軍力的漸趨平等，將更使這種策略無從成功。大概今後空軍的效用將仍為掩護戰與破壞戰，掩護陸海軍作戰，與破壞敵方城市，要塞，船隻及工業中心區等。掩護戰固然是扶助戰而不是主力戰，而破壞也不是主力戰。特英法方面從未具有犧牲大批空軍以擊取或消滅敵方某一中心的野心，即德意此後恐怕也不會以鉅數飛機（五六百乃至一二千）作孤注之一擲，因為即使拚了鉅數飛機，也不見得能達到上述的目的。因此，在下次大戰中，空軍也不見得能發生前些時候大家所想像的那樣大的作用！除非將來兩方空軍的數量與質量又懸殊起來。

下次大戰中，最重要的表演殆仍將屬於陸軍。

陸軍方面，兩方的軍力既如此懸殊，德意等國自不能不採取攻勢。且大戰既將由德意掀起，則不取攻勢更無意義。德法之間兩國各有堅固防線，進攻俱非易事，且決無速戰速決可能，法比與比德之間，法比近亦築堅固防線，故德也不便做道比荷，且比荷的抵禦力亦相當之強。法瑞之間不甚設防，但瑞士近年整軍修武，如由瑞以入法亦甚困難。德既不易攻法，自宜先攻波蘭。波蘭作戰力不大強，且波蘭西半被德作圓形的包圍，圍攻頗易。德如首先破波蘭，解除東歐之憂，然後移師南指，則力亦較宏。即上次歐戰，德之戰略大致上也是如此。德如攻法，因地勢關係，騎兵無甚大用。在去年年底德亦備有騎兵二旅。但今已增至五師。這一個事實也可以德對波將取攻勢的一個有力說明。此外德對羅馬尼亞，當亦將師上次大戰的故智，採取攻勢。歐羅巴當參加若干力。羅如擊敗，則布加利亞及南斯拉夫俱可望向德（如果戰事開始尚未向德的話），而希土的軍隊難望發生多大作用。

意法之間有阿爾卑斯山，其山阻意攻法，却不能阻法攻意。去年問此山

有五條可通之路，但皆利於法之行軍。此所以自中古以來，多法攻意之事，而少意攻法之事。如戰事起，法當向意取攻勢。在非洲方面，意殆會在立比亞向法之突尼斯進攻。固然意軍質量不大佳，但法也不見能於短期內將意大利解決，難則最後法當能在歐陸及北非俱獲勝利。

法西邊界，法對之向不甚注意。但西無攻法力量，故西之加入德意集團，僅有牽制法國兵力的力量，而無敗法的力量。法西間的卑蘭尼斯山亦可爲法之天然防衛。大戰一起，英法必盡量封鎖西班牙，使德意的軍火原料等難以入西，故西班牙殆無足重輕。

但西之陸軍，與意之空軍潛艇聯合起來，頗可威脅英法在地中海的航綫。法國本部與北非的航綫，英國的直布羅陀，馬爾太及西布刺斯島均爲海軍

## 年 夜

一翻過舊年臘月二十，兩姊弟眼睜得圓圓的，每天輪着指頭算日子。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日子彷彿來得特別慢，存心與人爲難。每天從學校回家，便一直談着這個「年」應該如何打發過。兩姊弟從落下地時起，過年都一直是在北平。今年來到這個新奇地方，這個「年」也自然應該與往年有點不同。

姊姊，弟弟，年紀都沒過十二歲。在北平會遇着個算命的，說英將來會作個大英雄。如果照現在的說法，便是個師長，軍長。英也自命不凡，常常夢到自己要成一個勇敢軍人，醒來便向媽談起。弟弟的這個前程使姊姊很高興，但有時却又不至生出一分忌妒來。

姊姊讀初小八冊，弟弟六冊。在學校中，常常爲人問起：

「你們是那裏人？」

姊姊便說：「我們是北京人。」

這句話是離開北平後，爸爸教他們說的，弟弟聽人問他們，也一聲叫：「我

重鎮，而均可被西意聯合武力所破壞。不過直布羅陀即使陷落，主力艦隊仍可通過。而且英法既有優越的海軍與日增的空軍，對意西的軍事中心自亦可以反攻。勝敗誰屬，自難預測。

就上述戰略而言，英法方面如能持久，勝利終當屬英法。在戰事初起時，英法方面的最大危險第一是地中海的據點及航線被敵所破壞，第二是波蘭羅馬尼亞之被消滅，因而德國可取到廣大的資源及持久的可能。關於前者英法無外援可尋，英法須自己努力。關於後者，英法如能取得蘇聯之助，則危險立可取消。英法之不能不拉攏蘇聯，其目的即在取得必勝之道，因而使德意不敢輕於一戰。德國之所以向蘇聯頻送秋波者，其目的在使蘇聯不與英法聯合，藉以保持其勝利的可能，更藉以作敲詐張伯倫的工具。

黃賢俊

們是北京人，北京出過皇帝呀！」一面揚起牛來，「那裏常常飛雪哩！」弟弟關心的是雪，他會溜冰，做雪人。這裏是不常飛雪的，因此常常提到這。

臘月了，兩姊弟興奮着。在學校裏，心常常不在書本上。但明天呢，明天是大年初一，又是星期日。終於盼到了。兩個小孩簡直感到渾身沒放處。爸爸辦公回來，又走出去。媽媽房中，收拾得很美麗，並且擺了許多糖果，點心。兩人各有着一個汽球，一個橡皮人，一把木劍。弟弟拿着劍，在屋子裏舞着，媽媽適才誇獎了他：「小乖乖，真像個英雄！」便更得意，幾乎忘掉明天是大年初一了。

剛在外面叫：「溜冰哩，去溜冰哩！」

便突然放下了劍，但一看，仍然是一片晴空。走到媽媽那裏，把劍藏在懷中，叫：

「媽媽，昆明爲什麼不飛雪呢？」

地撫摩着他的額，一面望着那不服氣的眼睛，說：「這裏是南方，南方比北方熱，所以不飛雪。」

不飛雪可真不成。他使起氣來，却說：「哪一個地方不飛雪，豈不違道理！冬天沒有雪，還成什麼冬天？」

停了一會，說：「哥哥那裏有雪沒有？」

媽媽說：「哥哥那裏有，那裏很冷！」

哥哥在西北戰場從軍，打日本兵去。他和哥哥很要好，姊姊和哥哥也很要好。在北平時，弟弟常常說：

「哥哥，我們三人誰先去打日本人？」

姊姊爭着嘴：「是我。是我。」弟弟滿足地笑了。但這回去的却不是他

人。但姊姊說，英的年紀小，他們的年紀都小。等到長大後，一齊去打日本人。

英能記得清日本人是什麼樣子，在北平他見過許多日本人。他曾在學校裏，學着那些大學生們演說的姿勢，說：「同胞們呀，我們的國都要給日本人滅亡了呀！」

看到這才丟在地上的木劍，他便離開媽媽身邊，走過去拿了起來。轉過身子叫：

「媽媽，你作日本人好不好？」

劍便向她身上刺去。

媽媽說：「我是日本人，你也便是日本人了。」

英忙抱着媽媽，丟下了劍：「我不是……不是日本人呀！」媽媽笑了。

英常罵人是日本人，這樣，就可以滿足他作英雄的慾求了。他的手，足有時甚至連同口沫，一齊向那人加去，但他並沒有認真生氣，如果對方還他：「你才是日本人！」那可不同了。他小身子的氣力全都使用出來，直到對方屈服方休。

日本人是天字第一號的壞蛋，英想。過後，這三字的意義又有些有點不同。凡有人罵他，或對不起他，那人就是「日本人」。

哥哥是在漢口時，離開他們去前方的。英和哥哥是「好朋友」，這個好朋友，由北平一直伴送他們出來，走過很多地方。英從沒有見過那許多奇地方。

哥哥說：「英弟弟，喜歡到昆明去不？」

英便說：「哥哥，昆明好極了。姊姊去不去。」

「姊姊去，媽媽去，你也去。爸爸去作事。」

這句話意思是不是「我不去」？英說：「你也去！」

「好朋友去不成了。」

英努着嘴，預備生氣。瑪將兩手圍住哥哥頸項，說：「騙人，你敢不去？」哥哥常常是她手下敗將，只要一蒙住臉，偷偷抹點口沫在眼角上，然後再抬頭叫嚷時，那個大哥就會服服貼貼的了。

「我去打日本。」

英說：「我不信。」

姊姊說「問爸爸去，爸爸不說謊。」

他們當真問爸爸。爸爸的話和哥哥一樣。兩姊姊這時覺得哥哥偉大多了，英裝作明理似的說：「我不許他去，但打日本人也是好事。」

一家人當真收拾行李，預備動身。好朋友臨去那天，兩姊姊圍着他。

「帶個日本人的頭轉來。」

「帶支手槍給我。」

「都有。都有。」

哥哥走後，却不回來了。瑪對媽說：「哥哥明天轉來。」英也相信，哥哥一去便不回來，是從沒有的事，雖說去打日本人。但爸和媽都從不談到他要回來。兩人開始有些着慌。每次走到火車站，英總要敲敲眼睛喊「哥哥，轉來！」

潤生氣說：「打日本，總要打三月，四月，儘他吧！」

兩姊妹期待著，哥哥勝利後歸來。

隨後他們到昆明去了，亦沒有料及這是個不飛雪的地方。英常說：「北京的雪有三丈高哩！」旁人問他：「三丈高，不把你埋了嗎？」

姊妹在窗外吹汽球。英身子只顧往媽媽懷裏鑽。想起北京的雪，不覺出神。

英問：「媽媽，回北京去不？」

「北京給日本佔了。」

「給日本人滅亡了，是不是？……日本人壞，哥哥打他。……打勝了就回北京。……」

想起哥哥來了。這個除夕，沒有他在。在北京，每年都有他的。英愛北京。那裏有雪，有皇帝住的紫禁城，有許多要好的同伴。還有一匹白色的小木馬在那裏。姊妹的那枚古錢，他曾幾次哭鬧着，都沒有讓給他的，也忘記帶走了。

有哥哥去打日本人，英覺得放心。他不歸來，英能饒恕他。但他突然記起，今天除夕了。一個該快樂的日子。

潤仍然在吹汽球。窗外日頭西斜下去，天空一片蔚藍，微帶灰暗。近日頭處有幾朵美麗的雲彩，金黃如仙女的頭髮。

英忘去一切，覺得今天美麗極了。仰起頭，說：「媽媽，親親嘴！」小嘴就那末給人吻了一下，然後極服貼地在媽媽裏坐着。潤的汽球尖銳的，快樂的叫着。

他說：「姊姊，你一個人玩嗎？」

姊姊說：「你看，我汽球吹得比桌子還要大！」

跳下來，往屋外走去，但却又遲疑着，他問：「爸爸幾時回來？」

「爸爸晚間回來。乖乖的玩，給你好東西！」

他點點頭，然後拿了木劍，橡皮人，汽球，往屋外走去了。

屋外是小小的天井，潤跑來跑去，玩弄着汽球，獨自笑着，或者又獨自發呆。英說：

「爸爸要晚間才回來。」

走過姊姊那旁去。這時，晚風從翠湖那邊過來，微帶涼意。兩人玩弄着汽球，希望爸爸早些回家。

潤說：「夜了呢。」

太陽更偏西，漸漸那些雲彩也消失了。天更暗一些，他們心裏也就更快樂一些。風從湖上吹來，夾着涼意。裏裏外外，靜靜悄悄的。

屋裏電燈光射出來，夜就更來得快一些。哥哥叫：

「進屋子裏來哩！」

他們不作聲。過後還是英叫：「哥哥，到外面來一齊玩！」

天濃黑了。

「討厭的爸爸，」潤說，並且又出了一個主意，「嘿，我們埋伏在門兩邊，等爸爸回來時，便攔住他，把他手裏的東西搶過來！」

英說：「我的氣力沒有爸爸大，要是哥哥在就好了。」

潤也說：「可惜！……」

但他們仍舊計議着，如何攔住爸爸。

把一切佈置都商議停當以後，望着手裏汽球，潤說：「我能吹得像桌子一般大！」

「姊姊，你胡謔！」

「你看！」她果然吹着，但並沒有桌子那樣大。解嘲似的說：「已不是够大了嗎？」

「姊姊，你是個壞蛋，胡謔！」

姊姊生了氣，「英弟弟，我們比賽，看誰吹得大？」

兩人果真鼓着氣，用力吹着。英說：

「對了。」

汽球拿下來，却是姊姊的大。他不服氣，仍又繼續吹着。忽然，那汽球一下破碎了。

英急得跳起來，大聲嚷：「壞姊姊，壞姊姊！」姊姊說：「英弟弟，瞞我什麼事？」

英更急，說不出話來。但他找着了一句，「壞姊姊，你是日本人！」這一下，姊姊當了真。她說：「你才是日本人，媽媽說，你是從樹林子里檢來的，日本人丟下的。」

英從身邊將那把木劍抽出來，突然一下向姊姊背上打去。

姊姊哭了，突然，英也哭着。

「媽媽，英弟弟不乖，英弟弟不乖！」她喊：

兩人哭着，鬧着，一聲大過一聲。

門開了，爸爸走了進來。他手裏提着一大包東西。兩個孩子更鬧得厲害了，爸爸問：

「小乖乖，什麼事？」

英說：「姊姊說我是日本人！」

「你先說我是日本人，還用劍砍我！」

兩個都彷彿受了委屈地哭着。「進去！」爸爸一手拉一個，但英却躲開了。爸爸從懷中取出一封信來。

把帶回的糖果都打開，英過後也悄悄走近來。但沒有望姊姊一眼，還在生氣。爸爸看完信，望着兩個孩子，說：

「哥哥來信說：你們要和愛。現在全國人民都團結起來了，以前旁人說我們是一片散沙。哥哥在前方很高興，見到這種情形異常快樂。你們以後還鬥嘴嗎，打架嗎？……」

兩人都垂下頭來。爸爸把糖果分發給他們，拿過去，兩姊妹慢慢吃着。英忽然說：「冷，冷！……」

風帶着寒意，從濃黑的窗外吹進來，顯得是隆冬了。媽媽說：「在昆明也冷嗎？」

英抬頭望着窗外，一片黑。風刮過樹枝，沙沙作響。屋裏升着火爐，燈光照亮一切。他把身子靠近爸爸一些。

他又忽然移動着，怯怯的接近她，低聲問：「媽媽，姊姊冷不冷？」

姊姊不知道。於是爸爸說：「他那裏是西北，比這裏冷得多，而且還沒有大爐！」

於是兩姊妹都關心起來。風掃起落葉，在窗外亂撲着，樹枝也被掃得沙沙作響。屋子裏却靜靜的。兩姊妹依偎在一起，英已忘去寒冷，兩人只憂心着，哥哥在戰場上，冷不冷。 一九三九，二，二四。昆明。

### 本期撰者

張帶問題為抗戰現階段中最嚴重，也最需合理而詳盡解決的問題。本期有兩篇文章討論這個問題。陳位孫先生申論他七週以前所寫的一篇文章。他主張將後方的匯市與淪陷區域內的匯市劃分為二，分別辦理，對其所主張的辦法，並有相當詳細的說明。吳半農先生主張自主的法幣政策，其所搜集的資料十分充分。關於淪陷區的固定匯率，吳先生主張完全放棄，陳先生則主張一種有彈性的維持。表面上兩種主張若有出入，但如能真正實行，則兩者步趨仍必一致。這是細讀這兩篇文章者所應有的結論。

近來國內外雜誌討論歐洲兩集團的武力的文章甚多。本期錢端升先生參酌各家言，也有一篇文章討論這個問題。

黃賢俊先生的「年夜」是半年前的一篇舊作，但以篇幅關係，此刻始能登出。

今日評論 每星期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今日評論社

印刷者 中央日報社

總經理 正中書局雜誌推廣所

分售 全國各書局

價目 零售五分 訂閱全年二元 半年一元

昆明青雲街一六九號

昆明風雲街一號

重慶中一路二八〇號



利用下列各航線 載客 運郵 輸貨

1 昆明——重慶——西安

每 星 期 三 五 由 昆 明 開

2 昆明——成都——漢中——西安轉往——蘭州

寧夏——西寧——涼州

每 星 期 四 由 昆 明 開

3 昆明——河內——轉往——香港

每 星 期 三 五 由 昆 明 開

4 昆明——重慶——桂林——轉往——香港

每 星 期 無 定

歐 亞 航 空 公 司

昆 明 尚 義 街 三 號